

写情  
书

刘墉

著

亲子情缘、生死情缘、悲欢情缘  
再世情缘、天地情缘、往日情缘、离合情缘……

# 离合悲欢总是缘

现代出版社  
MODERN PRESS



# 离 合 悲 欢 总 是 缘

刘墉◎



图字：01-2010-206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离合悲欢总是缘 / (美)刘墉著. 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0.8

ISBN 978-7-80244-786-8

I. ①离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29110号

---

著 者 [美] 刘墉

责任编辑 张红红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 6.5

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244-786-8

定 价 17.50元

---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## 前言

# 十年悟道总为情

刘 涌

我的人生很无常：

三岁就被带离父母身边，到了个陌生的家，据说连续很长一段时间，每天到了傍晚，我就会坐在门口，喃喃自语地说“回家吧！回家吧！”

五岁，我的生父过世了，养父牵着我在人群中，远远地参加了丧礼。九岁，最疼爱我的养父也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我跪爬匍匐着去一家家报丧，面对好多亲人奇异的眼光以及“瞧！他都没流眼泪。”的议论。

十三岁，我的家在一场大火中被夷为平地，同住的亲戚搬走了，从此成为母子二人相依为命。母亲请人在废墟上搭了个小草棚，因为漏雨，又盖了间石棉瓦顶的小屋，才建成，就有人远远扔石头，把石棉瓦打出好多洞，又开始漏水。

再过三年，公家为了要那块废墟的土地，把我们移到个小木楼上，我却在搬去的一年之后突然半夜吐血，接着因为

肺病休学。

养病期间，我过得挺多采多姿，除了自己写诗画画，还因为楼下开了个“女子英文私书班”，常常穿梭在一群女生之间，而有在女生群中看女生、听女生的机会。

从高中到大学，我交过好几个女朋友，有楼下补习班的，也有外面的笔友和同学。有些笔友起初请人代笔写信，后来换成“亲自动手”；有些代写信的女生，后来自己跑到幕前来找我。说实话，那阵子挺热闹，怪不得我老娘在门口放支竹扫帚，说专打外面的坏女生。

我的亲生母亲也常来看我，但她从不露面，只偷偷借邻居楼上的窗子张望。她说得好：“我有六个儿子，‘她’一个也没有，分一个是对的，不能去打扰。”直到有一天，她终于来访，虽没说什么，母亲却在她走后忍不住地道出我的身世。

我没有惊讶，因为从小到大，已经在许多不堪中感觉到，我把许多事藏在心里，包括佣人和亲戚对我的羞辱。或许正因此，我的心底有很多愤懑，我的个性也很叛逆。那愤懑促成我后来写了许多处世和励志的作品。那叛逆使我大三拉着女朋友，自己跑去法院登记结婚，再把证书呈给岳父大人。

我知道自己当年太鲁莽，所幸近二十多年来岳父母都在

我身边，使我能尽一分孝道、补一些过失。

当然我的老娘也由“牵着我”、“被我牵”，直到她九十三岁。其间我虽然与生母保持联系，带着妻儿前去探望，却为了不伤养母的心，未曾让她们“二老”碰面。

在家里，我也扮演特别的角色，尤其女儿出生后，我得随时注意小丫头在三位老人之间的“公平分配”，我更得注意老娘的心情，让她忘记自己是养母，让她总有安全感。

或许正因为从小到大，许多的打击、迷失、悔恨、矛盾和生离死别，以及后来担任新闻工作，又在异乡四处流浪的经验，使我自认比一般人更了解人性、更知道情是何物、更体会人生的无常。也因为有许多不堪回首和难以面对的事，使我领悟“不能改变世界，只好改变自己”，学习“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”的无为与“揖让月在手，动摇风满怀”的洒脱。

但我绝没有变成乡愿，只是把痛苦换一种方式纾解。当我被人欺、被人骗之后，我会写成《我不是教你诈》或《你不可不知的人性》；当我遇到情感上的冲击，我会写《爱何必百分百》和《生死爱恨一念间》；当我为漂泊矛盾的时候，我会写《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》和《离合悲欢总是缘》；当我被人误解的时候，我会说宁愿《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》。

无可否认，许多文章都是经过我内心再三挣扎，把“垒块”消化之后产生。但也因此，它们表现的不再是愤恨而是达观；许多丑陋的东西，换个角度看，都变得自然；用“同理心”去想，都能够释然。甚至在退一步之后，都值得感恩。今天回首前尘，我的心中不是没有恨，但是爱早已压过了恨。

这套书里收录了我四十到五十岁间最重要的“写情”之作。那十年也是我人生的黄金时段，中年得女，原本已经被磨蚀得迟钝的感情，一下子又变得敏锐，加上岳父母来，家里三位老人，让我对“老人的情”有更深的感触。儿子离家上大学，多了一分牵挂，应台湾公共电视之邀，回去作《中国文明的精神》的研究，更增加了离合的悲喜和文化的冲击。心灵敏锐了、遭遇增多了，悲天悯人的情怀加重了，自自然然产生一系列的写情之作。

非常谢谢“现代出版社”，能让我把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写情书一一收回，交给他们整理为“写情十书”，完整地“一次呈现”，再以《在生命中追寻的爱》压轴，把我领悟的有情世界，作个完整的分析。

我也要对我的妻——薇薇表示感恩。她陪我走过四十年的岁月，和我一起住在铁轨旁边的违章建筑区，一起走过艰

苦的岁月。这里的每篇文章，她都是第一个读者，这里的许多情节，都有她的影子。还要谢谢提供我写作灵感的许多朋友，在为他们解惑的过程，常常也解了我自己的惑。

最后，谢谢各位读者长久以来对我写情系列的支持，并盼望大家能找个安静的时间，把这十本书按照时序再看一遍。读我十年间的心境变化，也分享我“十年悟道总为情”的喜悦。



难道从生到死  
天天在一起  
就叫做有缘吗？  
不！

由陌生到相识  
由欢聚到别离  
由相爱到相怨  
都是缘！

愈见离合悲欢  
愈是牵扯不清  
愈有  
椎心的痛  
刻骨的伤  
缘也就愈深！



## 自序

直到有一天，你把一切看淡了，  
觉得这都是人生来来往往的一部分，  
都很美，  
你就悟了！

离合悲欢总是缘

秋日午后，一个中年人来按门铃：

“我是砍树的，看见你院子里有不少铁杉。全美国的铁杉都得了病，治也治不好，晚砍不如早砍，正巧我的卡车经过，算你便宜，怎么样？”

我抬头看了看树：“还能拖几年，何必急呢？”

“迟早会死，你的树那么多，把铁杉砍了，其他树会长得更好！”

我笑了笑：“照您的理论，我们人也迟早会死，岂不都该杀了？”

他怔了一下，大笑起来：“说的有理！不过，我砍了几十年的树，发现人跟树一样，不断地变。黑头发成了白头发，然后，不见了，又换成年轻人住进来。大树倒了，小树长大了，一

代换一代，不必太认真！”

他走了，十几棵铁杉依然耸立着。我认为，是生命就应该尊重，即使是重病的、将死的，都是这世界的一部分，不能被强加铲除。

只是，他的话，让我想起不久前，一位妇产科医生说的：

“有时候用人工授精，一次植入好几个卵，全活了，怎么办？”医生摊摊手：“只好保存一个，其它全在子宫里杀死。”

“保存哪一个呢？怎知道哪个最好？又怎么杀呢？”我问。

“很难说哪个最好，全看他们造化，靠上方的先淘汰。只要瞄准心脏，一针打下去，那胎儿就死了，渐渐被吸收、消失。”医生平淡地说：“只好这样做，否则谁都活不了。死的，是为生的！”

突然发觉砍树人和这位资深的产科医生，竟是那么相近。



每一次到日本京都的清水寺，都要特别绕到寺后的一栋建筑。

没有复杂的斗拱，甚至没有遮蔽风雨的围墙。一群小小的塑像，高高低低地摆着。塑像都很拙朴，许多连层口也分不清，但是都挂着鲜丽的围兜，环绕着各色的花朵。

据说这些都是为纪念死去的婴灵而供奉的。许多妈妈，

已经白了发、拄了杖，仍然按时前来祭拜——她们那未能长大，便已死去的孩子。

我常想，那些面目不清的塑像，会不会是腹中未成形，就已流产或被杀死的孩子呢？

那怀念、那愧疚，会不会跟随他们父母一生？抑或如砍树人和医生所说，死的是为生的。那么平淡、那么当然！？



有一阵子为林玉山老师编写画论和年表，发现年轻时创作力旺盛的他，在一九四三年之后，连着两年，几乎没有作品。我猜是因为他次子的过世，却一直不敢问，怕触及老人遥远的伤痛，直到很久以后，才试着提起。

“那一年，我的儿子林虎次郎两岁多，正好玩，有一天我回家，孩子在楼上看到我，大声喊着爸爸、爸爸，往楼梯跑，大概跑得太快，摔了下来。我冲到门口，孩子正咽下最后一口气。”林老师的表情很淡远：“伤心有什么用？人已经去了！我拿了纸笔，为孩子画了遗容。”

我惊住了，发现眼前这位老人，竟从年轻时代，就有着过人的坚毅，无怪他能成为伟大的画家。在悲苦中，他能找到美，用美去洗涤凄凉的人生。



也记得黄君璧老师在世时，曾不止一次对我说，他想把一生的遭遇用图画画出来。

“到时候，我画、你写，成一本传记图画书。”九十岁的老人仿佛成了小孩儿。

只是话不过两年，再见到他，老人的豪情已经消失。

“好久没动笔，总算画了一张，看看诗，新作的，怎么样！”他颤抖地指了指墙上的新作。

浮生如梦杳无尘

离合悲欢总有因

一病经年今始愈

笔飞墨舞又更新

老人吟诵了一遍，又拍拍我，特别把“离合悲欢总有因”小声地说了一次。

十月二十九号，再到中心诊所，老人的手脚已经全都黑紫了。医生说：“只怕大罗神仙也救不了。”

走到老人床前，凝视他平静的面容，额头依然光亮、嘴角也还是那么坚持。护士说他早已昏迷，可是我怎么看，都

觉得他在沉思。想些什么呢？想他这九十四年的一生？许多聚聚离离的因缘变化？还是什么都看开、看淡了，如他那句诗：

“离合悲欢总有因！”



前几天，有位精研命理先生，到我家聊天。许多人闻风而至，都想得个指点。

“我跟我的男朋友很好，却没有缘，总是莫名其妙地，我往东、他往西，聚不到一起。”

“这怎么叫没缘呢？”先生笑笑：“难道从生到死，天天在一起就叫做缘吗？错了！由不认识到认识，由相聚到分离，由相爱到相怨，都是缘。而且愈有离合悲欢，愈牵扯得深，缘也愈重！直到有一天，你把一切看淡了，觉得这都是人生来来往往的一部分，都很美，你就悟了。”

突然想起过去许多人的话，包括那位砍树的老先生、妇产科的医生和心静如水的林老师。

也想起黄君璧老师最后的那首诗。我说：

离合悲欢总是缘！



这本书收录了我近些年的三十多篇散文，并分为“亲子

情缘”、“生死情缘”、“悲欢情缘”、“往日情缘”、“再世情缘”和“离合情缘”六部分，虽然涉及的题材很广，但都属于我较具“人间性”，也比较“有情”的作品。

记得某教派宣称“大审判的时间已经来临、虔诚的信徒都将升天”的时候，有人问我：“如果你能升天，而家人不能，你会不会走？走，将是永生；不走，则是人间诸苦。”

“留下来！”我毫不考虑地说：“这世上虽然有许多苦难、许多纠葛，但是想想，不正因为有这许多牵扯不完的离合悲欢、生死爱恨，人生才多彩多姿吗？”



如果全然无忧，就不知道什么是“无忧”了！

如果没有别离，就不懂得珍惜相聚了！

如果永生不死，就不知道把握生命了！

虽然从许多宗教的观点，都会认为我悟道不足，但在那离合悲欢的椎心之痛与刻骨之伤中，我却发现了人生的价值与美好！

愿这本书，能带给有情人、有缘人，一些共鸣与安慰。

愿每个人，在面对离合悲欢和无常的人生时，能更豁达，也更真实。

## 目录

### 自序

离合悲欢总是缘//001

### 亲子情缘

拍拍、吹吹、摇摇//001

拍拍//002

吹吹//005

摇摇//008

想念的力量//011

爹地的小女儿//017

### 生死情缘

当我远行的时候//025

此生无悔//030

今生无憾//034